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从《靖海氛记》看嘉庆广东海盗的兴衰

The Pirates of the Guangdong Coast during the Mid-Qing as Portrayed in the *Record of Clearing the Seas*

刘平 赵月星/Liu Ping Zhao Yuexing

海道针经述论

A Survey of the Classic of Compass Navigation (Haidaozhenjing)

刘义杰 王宁军/Liu Yijie Wang Ningjun

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变迁

Sha-chuan Merchants, Shanghai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and Modern Social Changes

易惠莉/Yi Huili

澳门开埠与明代广东海防形势的变化

The Opening of Macau and Changes in the Guangdong Coastal Defense Sys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吴宏岐/Wu Hongqi

方国珍袭击刘家港前后元代海运实景

——以元人文集中海运官员资料为中心

The Conditions of the Yuan Sea Transportation during the Time of Fang Guozhen's Assault on the Liujiagang —— Based upon Materials Related to Shipping Officials Found in the Yuan Collected Works

翁沈君/Weng Shenjun

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

Drifters in Maritime East Asia during the Tang

刘永连 刘家兴/Liu Yonglian Liu Jiaxing

第十四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航海

National Maritime Research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第十四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航海. 第十四辑 /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325-7913-6

I. ①国… II. ①上… III. ①航海—交通运输史—中
国—文集 IV. ①F55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7001 号

国家航海(第十四辑)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主办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7913-6

K·2139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国家航海》编辑委员会

主办：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顾问：杨 樾 上海交通大学

主 编：徐祖远

副 主 编：张东苏 钱建国 王 煜

编辑部主任：周群华

编 辑：温志红 [美]Xing Hang(杭行) 单 丽 李 洋

编委：(中文编委按照姓氏笔画排序,英文编委按照字母顺序排序)

万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乔培华 广州航海学院

刘序枫 台湾“中研院”

刘超英 北京市文物局

孙光圻 大连海事大学

苏基朗 香港科技大学

李培德 香港大学

杨志刚 上海博物馆

张 页 上海航运交易所

张 威 中国国家博物馆

邵哲平 集美大学

胡平贤 中国航海日办公室

柳存根 上海交通大学

施朝健 上海海事大学

高德毅 上海海事大学

席龙飞 武汉理工大学

潘君祥 上海历史博物馆

- [日] 松浦 章 日本关西大学
- [韩] 河世凤 韩国釜山海洋大学
- [美] 韩子奇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 [澳] 黎志刚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 [德] Angela Schottenhammer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
- [丹] Benjamin Asmussen 丹麦国家海事博物馆
- [英] David J. Starkey 英国赫尔大学
- [加] Hector Williams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温哥华海事博物馆
- [德] Ingo Heidbrink 美国老道明大学
- [英] Janice Stargardt 英国剑桥大学
- [荷] Jeroen P. ter Brugge 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
- [荷] Joost C. A. Schokkenbroek 荷兰国家航海博物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 [丹] Jørgen Selmer 丹麦皇家博物馆
- [荷] Leonard Blussé 荷兰莱顿大学
- [瑞] Marika Hedin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物馆
- [意] Patrizia Carioti 意大利那波里东方大学
- [美] Paul J. O'Pecko 美国神秘港海事博物馆
- [美] Robert J. Antony 中国澳门大学
- [德] Roderich Ptak 德国慕尼黑大学
- [英] Sally K. Church 英国剑桥大学
- [英] Stephen Davies 中国香港大学

目 录

从《申报》看中法南沙领土争议及法日交涉

The Sino-French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the Nansha Islands and the Franco-Japanese Negoti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enbao*

郭 渊 / Guo Yuan _____ 001

战舰与炮台的博弈

——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三次大沽海战为中心

Battleships vs. Batteries: The Three Naval Battles of Dagou during the Second Opium War

侯 杰 秦 方 / Hou Jie Qin Fang _____ 022

从《靖海氛记》看嘉庆广东海盗的兴衰

The Pirates of the Guangdong Coast during the Mid-Qing as Portrayed in the *Record of Clearing the Seas*

——刘 平 赵月星 / Liu Ping Zhao Yuexing _____ 036

海道针经述论

A Survey of the Classic of Compass Navigation (*Haidaozhenjing*)

刘义杰 王宁军 / Liu Yijie Wang Ningjun _____ 052

唐代漂流人与东亚海域

Drifters in Maritime East Asia during the Tang

刘永连 刘家兴 / Liu Yonglian Liu Jiaxing _____ 064

从“征占”到“平南”：15～18世纪越南“南行路程图”研究

From “Conquering Champa” to “Pacifying the South”
Vietnamese Maps of the Southern Advance, 15th-18th Centuries

牛军凯 / Niu Junkai _____ 082

方国珍袭击刘家港前后元代海运实景
——以元人文集中海运官员资料为中心

The Conditions of the Yuan Sea Transportation during the
Time of Fang Guozhen's Assault on the Liujiagang——
Based upon Materials Related to Shipping Officials Found in
the Yuan Collected Works

翁沈君 / Weng Shenjun _____ 101

澳门开埠与明代广东海防形势的变化

The Opening of Macau and Changes in the Guangdong
Coastal Defense System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吴宏岐 / Wu Hongqi _____ 114

濒海利益之争与明清鼎革中的粤东沿海战局

The Struggle over Maritime Interest and the War Situation
in Coastal East Guangdong in the 17th Century

杨培娜 / Yang Peina _____ 133

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变迁

Sha-chuan Merchants, Shanghai Traditional Urbanization
and Modern Social Changes

易惠莉 / Yi Huili _____ 150

“政治”与“军事”之间的整合与调适

——《明代北部海防体制研究》评述

The Integration and Adjustment between “Politics” and
“Military” ——The Review of *Study on the Coastal Defense
System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Ming Dynasty*

李小林 / Li Xiaolin _____ 167

《纵横：东亚世界交流史研究》第九期论文题目及摘要

Crossroad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East Asian Word 9 Issues and Abstract

_____ 175

从《申报》看中法南沙领土争议及法日交涉*

郭 渊**

摘 要: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派舰强占我南威等南沙岛礁,随后法国政府宣称占领南海九小岛,挑起了中法南沙领土争议。消息传至国内,舆论哗然,以上海《申报》为代表的中国报刊采撷国内外各种信息,及时对该事件进行跟踪报道,宣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捍卫南海主权之信息,并展开了关于国防建设的讨论,抨击法国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指出法国的战略目的是觊觎中国的南海海权。而日本政府以保护日人利益为借口向法提出的抗议行为,是其战略利益链不断向南太平洋地区延伸的征兆。《申报》对九小岛事件的报道与评介,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南海局势之时代变迁。

关键词:《申报》 国民政府 南沙群岛 领土争议

20 世纪 30 年代南海骤起波澜,法国政府派舰强占我南威等南沙岛礁,并对外进行南海九小岛的主权声称,挑起中法南沙领土争议,即“南海九小岛事件”。此时,中国政府通过国内外调查,酝酿对法交涉,然而日本以 20 世纪 20 年代日人盗采太平岛、南子岛资源为借口,声称对南海九小岛有先占之权,日法撇弃中国展开交涉。对于日法的悍然侵权之行为,中国舆论为之哗然,作为南北大报的《申报》,采撷国内外新闻线索,对此事进行跟踪报道,宣介中国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捍卫南海主权之信息,并兼有国防建设的讨论、转载他报的文章,形成一时舆论旋风。对于该事件,《申报》的报道虽有某些内容不查之憾,但在宣介九小岛为我所有、启迪民众南海意识等方面,则有推介之功。《申报》对此事件的报道与评介,可以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亦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南海局势之时代变迁。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 世纪上半叶南海地缘形势与国民政府维护海洋权益研究”(15AGJ004)和 2015 年国家海洋局国际合作司研究项目“中国海上利益与南海、东海地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郭渊,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

一、《申报》对九小岛事件的报道与评析

在20世纪,中国国内的新闻界最先报道南沙信息的是《申报》。该报在1922年8月根据中国通讯社消息,说据旅沪日侨称,日本恒藤(Koto)农学博士“推测”在台湾与马来岛间,尚有“无人领辖之岛屿”未被发现,故于1917年带领50人,由台湾及琉球人作向导,驾载重100吨船只,遍搜台、马之间,“现果在双岛与长岛及其他三岛之间,发现一无人岛”,岛中林木参天,海鸟极多;1922年7月,日本农学士福岛,自该岛载回鸟粪3000吨到日,因名该岛曰“新南群岛”,后恒藤博士“起草报告其发见新南群岛之经历,及将来开辟之方策”。^[1]上述消息中所述的时间、人物,与当时日人侵占南沙的经过基本吻合,文中所说的双岛即南沙群岛的南子岛和北子岛,长岛即太平岛,而日人所称“新南群岛”是指当时他们所发现的几个南沙岛礁。然而《申报》刊载消息若此,未对该群岛的地理方位、经纬度进行考证或分析,这或许是其力所不及的。同年,地理学者李长傅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该消息时,对“新南群岛”一地不无遗憾地说道:“长傅按其记载不明,不知其位置何在。”^[2]

由上述可见,惜乎当时学术界、当局者未对“新南群岛”进行深入考证或调查,否则后来中国南海疆域诸事发生之际,不会如此被动。10年之后,即1933年4月初,法国巡洋舰阿斯脱罗拉白(Astrolabe)、阿勒特(Alerte),科考船德拉内桑号(Lanesson)强占南威等几个岛礁。^[3]7月13日,从巴黎发出的电通社消息称,法舰“占领南中国海之九小岛”。^[4]两天之后,法国参谋部及阿斯脱罗拉白、阿勒特之船员,“将占领该处附近之小岛连同照片”公开发表,但仅透露史

[1] 《日人发见无人岛之沪闻 在台湾与马来岛之间现已定名新南群岛》,《申报》1922年8月29日第13版。

[2] 李长傅警惕地指出日本侵略南海的野心:“惟南海之中,珊瑚岛礁罗列,在此航道大通时代,皆已载入海图,何来有无人岛供人采觅,此日人滑稽的大发现,殆亦西泽暗屿之流亚欤?”《东沙岛及西沙群岛》,《地学杂志》1922年第13卷第6~7期,第3页。“西泽暗屿”,指20世纪初日人西泽吉次率人前往东沙岛,拆毁大王庙,驱逐中国渔户,企图强占,并将之易名“西泽岛”,后为晚清政府收回的事件。

[3] 据1975年5月南越《关于黄沙(帕拉塞尔)群岛和长沙(斯普拉特利)群岛的白皮书》说,法占岛礁一个月后,法人库切卢塞在《印度支那的经济觉醒》(1933年5月28日)上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描述,内中说法人占据了斯普拉特利岛(南威岛——笔者注,下同)、安波那沙岛(安波沙洲)、火红十字架环礁(永暑礁)、伦敦礁(尹庆群礁)、伊都阿巴岛(太平岛)、洛爱达滩(南钥岛)、帝都礁(中业岛)、北险环礁(双岛,即南子岛和北子岛)。此为该学者强凑九岛之说,白皮书下文又说,法国公告中的岛礁之数为6个,两者相互矛盾。后越南1979年、1982年白皮书,再未引述此说。戴可来、董力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32页。

[4] [日]金子二郎著,杨祖诒译:《日人对于法国占领华南九小岛之争辩》,《国际周报》1933年第5卷第6号,第11页。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1901年在东京创办。

匹拉脱里岛(Spratly 南威岛)之信息。^[1]恰在同一天(15日),《申报》根据13日国民电^[2][来自巴黎、马尼刺(拉)]、14日路透社电(伦敦),报道说法派遣小轮亚勒特(即 Alerte——笔者注,下同)和阿斯特罗勒白(Astrolabe),将安南与菲律宾间小岛九座竖旗占领,该岛位于北纬10°东经115°之间。“按该区海图向未经详细测绘,九小岛因缺乏水与天然富源,向不为人重视,内有数岛有淡水及树木,余则荒瘠不毛,岛中仅有少数渔民居住,海南岛渔舟亦常往其处。据美测绘员言,该岛在菲律宾(宾)领海外二百哩(海里)。”^[3]此消息肯定地指出海南渔民在此处进行渔业生产的事实,但仅介绍了这些岛礁的大致情况,未说岛礁名称、经纬度等具体内容,致使国内对此猜测纷纷。

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大公报》也报道了此事,其时间也为7月15日。《中央日报》的信息源于中央社14日上海专电,此专电又源于美联社13日巴黎电、国民社巴黎12日电、马尼刺(拉)14日电,报道约400字;《大公报》的信息来源于巴黎13日合众社电,总字数约200字;《申报》报道约300余字。几大报刊揭开了中国国内媒体报道该事件的序幕,此后《国际周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等报刊陆续报道此事。从报道内容、信息渠道、持续时间,以及篇目总量来说,《申报》均较他报突出。^[4]

(一)随事态发展,跟踪报道,介绍法占岛礁之详细情况

在九小岛事件发生之际,不仅中国国内对九小岛在何处莫衷一是,就是法国政府内部意见也未统一。据巴黎15日路透社电,法外交部声称,部中对于法舰占领南洋珊瑚岛一事,并无所知,现正调查。^[5]由此可以推测,法舰的侵占行为可能事先并未及时通知法政府其他部门,然而法各部门很快取得一致意见。7月25日,法国政府公报中正式宣布,各岛“以后属法国领土”。据同日路透社电讯,法舰占领岛礁时间如下:“4月7日占领奎亚当不瓦斯 Caye Dambaise,4月10日占领依杜阿巴锡杜 Thitu Spartly Ituaba deux iles,4月11日占领莱多

[1] 《在二十世纪所占领之一岛》(法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460-04。

[2] 当时中国的通信社有中央社和国民社,中央社对各报供给国内新闻(内地各省报纸上的外国通信社电报,由中央社代发,中央社将内地的新闻和外国通信社进行交换通信)。国民社将国内新闻向国外发布,同时对国内报纸提供国外新闻。德国的海洋社和美国的合众社,与中国国民社订约交换新闻。报纸上的国民电,一部分是从海洋社来的,一部分是从合众社来的。参见《杜深如烈士日记》编辑委员会编:《杜深如烈士日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54页。

[3] 《法国占据太平洋岛屿 向为我国渔民居住地》,《申报》1933年7月15日第8版。

[4] 据笔者统计,自1933年7月15日至9月7日,《申报》刊发九小岛事件的稿量为37篇;自7月15日至8月31日,《大公报》发稿量为24篇。上述两报发稿题材不限于消息,还兼有评论、通讯和转刊论文。自7月15日至8月22日,《中央日报》发稿量为20篇,发稿题材仅为消息。

[5] 《法外部对于占领珊瑚岛事 声明并无所知》,《申报》1933年7月17日第8版;《南洋九岛 法否认占领》,《中央日报》1933年7月17日第3版。

Loaita, 4月12日占领锡杜斯巴梯 Thitu Spratly, 及其附属各小岛。”^[1]此报道虽有不确之处, 但传至国内, 舆论哗然。^[2]外交部初以未明真相, 乃电驻马尼拉领事馆、驻法使馆以及广东省政府, 责其调查情况, 并咨请海军部测绘九小岛方位与经纬度。迨至7月29日接到各方电文后, 外交部对九小岛的地理位置、经纬度以及岛礁数进行了初步确认, 即九小岛位于西沙之南。随后《申报》在一篇评论中说: “九岛者为凯夷、达姆巴赛、伊吐巴、杜克斯、莱吐、梯都、史伯拉德雷及二附岛。九岛面积合计为300亩, 不足半平方英里。”^[3]然而该文未说此信息之来源。法占九岛之说, 即岛礁确切名称、经纬度等, 在当时国内仍为未确之论。

恰恰在《申报》刊登上述评论之时, 接到南京中央社电(31日), 故于次日报道说: “九岛总名 Tiard Bank, 距斐(菲)律宾 Palawan 岛西200海里, 在我国海南岛东南530海里, 西沙群岛之南约350海里, 处北纬10°~12°及东经115°之间, 该处时有海南人前往采捕海产物。”^[4]该报还简要报道了驻菲领事使馆查明九小岛的情况。该消息源于政府, 依然为笼统之说, 但反映了政府调查此事的进展状况。文中所述的 Tiard Bank 时译提闸暗沙、低沙滩等名称, 即郑和群礁, 它包括法占几个岛礁, 但并不是全部。值得注意的是, 《申报》虽报道该事件, 但在近半个月的时间内未说明法占岛礁的具体名称。

随着获得信息的不断增加, 国内对九小岛的名称和经纬度认识趋于准确。外交部于8月4日照会驻华法使韦礼敦(Wilden), 要求将各岛名称及经纬度分别查明见复, 并声明: 中国政府在未经确实查明前, 对于法国政府的占领宣言, “保留其权利”。^[5]法使于10日照复我外交部, 抄送各岛外文名称及经纬度。《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益世报》等报19日同时刊登该信息, 几大报刊似乎是统一行动。除《中央日报》外, 其他报均注明信息来源于中央社南京18日电, 并指出法占岛礁为斯巴拉脱来(南威岛)北纬8°39′, 东经111°55′; 开唐巴亚(安波沙洲)北纬7°52′, 东经112°55′; 伊脱巴亚(太平岛)北纬10°22′, 东经114°21′; 双岛(双子岛)北纬11°29′, 东经114°21′; 洛爱太(南钥岛)北纬10°42′, 东经114°25′; 西德欧(中业岛)北纬11°07′, 东经114°10′。各报还说, 法政府已

[1] 《为法国占领琼属珊瑚九岛详陈事实恳请转饬严重交涉借全国土而固南疆由》(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日), “极密 法占九小岛节略”(一), II(1): 019。

[2] 7月26日《申报》根据哈瓦斯25日巴黎电进行报道, 但未说法占岛礁名称与日期。《益世报》、《大公报》均根据中央社巴黎25日路透社电, 在7月26日报道法国占领各岛日期, 两报岛礁译名相同, 惟有岛礁译名不同于《申报》, 奎亚当不瓦斯4月3日, 依托巴杜锡尔4月10日, 莱尔4月11日, 西杜斯巴得来4月12日。

[3] 仲:《时评 再论法占我国南海九小岛》,《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7版。

[4] 《九小岛之位置》,《申报》1933年8月1日第13版。

[5] 《密(将法占九小岛名称、地位及经纬度查明见覆)》(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四日 欧字第一四三六九号), 外交部至法国使馆照会, II(1): 022。

另将详细地图邮寄法使馆,该馆收到后,或将抄送外部一份。^[1]另外,除《中央日报》将岛名后注明英文名称外,其他报未将岛礁英文名称刊布。1934年出版的《申报年鉴》介绍法占岛礁时,仅有外文名称。“4月7日占Caye d'Ambione岛,10日占Thitu Spratly岛,11日占Loaita岛,12日占Itu Aba及其附近各小岛。”^[2]值得关注的是,上述几大报刊公布信息时,岛名译名基本是统一的,但其他报章并不如此,如南威岛(Spratly),时译有斯巴拉脱来、当贝特岛、士伯拉里、史伯拉雷、斯巴拿脱来、斯泼拉脱莱、斯巴得来、士柏拉雷等,其他几岛之译名情况也如此,这种报道状况不利于国内各界对各岛礁进行准确认知,容易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这也是后来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统一南海岛礁名称(中、英)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认为中国人生产生活于此,该岛应为中国属岛

《申报》除最初刊登中国渔民在岛消息之外,在陆续报道中,有两处对海南渔民的在岛活动进行了描述。一处是据巴黎8月21日国民电,九岛中之铁度(中业岛)、双岛(南子岛、北子岛)有中国人居住,种有椰子树、茶树、芒果、山芋等,并筑草屋捕鱼。日人于1925年来岛开采磷矿,未获而去,留有水泥制造的桥梁。岛上又有一木板,上有一华文告示:“余名铁孟,为一船主,三月月圆时来此,不见一人,乃以食粮埋石下。”^[3]上述信息未说日人开采磷矿所在岛的具体名称,实际应是太平岛。1933年7月15日出版的法文《画刊》(L'Illustration),也有类似的记载,指明该岛为伊都阿巴岛(太平岛),人物为Ti Mung。^[4]8月28日,香港《南华早报》(英文版)以《法国新岛屿》为题,转载了上述消息。另一处是据南京29日专电,由暹罗归南京的海员,称英国海军部出版的《中国海指南》第三集中,有关于中国渔民在九岛生活的记载,如水井、下锚之地。^[5]然而遗憾的是,这些报道的内容均来自于国外,有语焉不详之处,须参阅他处资料才能窥其全貌。另外,《申报》自始至终未有调查海南渔民在南海生产生活的报道,这种状况在当时国内各报刊、学术界普遍存在,这说明中国报刊或新闻界缺乏亲身实践以获取第一手材料的能力。

[1] 各报报道的新闻名称:《法占领各岛之名称与经纬度分 法使正式抄送答覆我外部照会》,《中央日报》1933年8月19日第2版;《法占九岛名称及经纬度 法使抄覆外部》,《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19版;《粤南九岛问题 法使照覆外部说明位置 日本将对法提出抗议》,《大公报》1933年8月19日第3版;《法占华南九岛 日不承认 下星期将发宣言 九岛名位法已回覆外部》,《益世报》1933年8月19日第3版。各岛英文名称应依次为 Spatly, Caye d'Am-toine, Itu Aba, Deaux Iles, Loaita, Thitu.

[2] 《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1933年),申报馆特种发行部,1934年,第32页。

[3] 《中国海九小岛 法竟列入版图 对日抗争主权表示拒绝 惟允尊重日人经济利益》,《申报》1933年8月23日第10版。

[4] Le Pavillon Francais Sur des Ilots Inoccupes, L'Illustration (Paris), 15 juillet 1933, p. 382.

[5] 《汕头市政府电请 收复九小岛 某海员提出九岛属华证据》,《申报》1933年8月30日第11版。

对中国渔民的岛上生活人数及生产规律,《申报》也进行了介绍,指出九小岛位于琼崖之南,确属中国领海,向为中国渔民“独自居住停留之所”。^[1] 岛上居民言语习惯,均与琼人无异。“该岛渔利,琼崖渔民每年春季必有数十捕鱼帆船,自琼崖出发到岛捕鱼,及至残秋,乃满载而归。”渔民每岁轮流前往,借作捕鱼根据地者有数百人,“惟因四面均属咸水,饮料缺乏,到此者均需携水而往,故不能久居,均属流动性质”。^[2] 20世纪70年代,厦门大学南海专家韩振华等人到海南岛文昌、琼海两县调研,渔民所用《更路簿》和《地理位置略图》记载了生产规律,并指出当时渔民使用帆船,每当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渔民就趁着东北信风,扬帆南下直至翌年清明或端午节前后,再趁西南信风回航。在生产过程中,渔民一般是先至南沙,后转移西沙、中沙。南沙群岛由于范围广,岛屿、礁滩星罗棋布,有的渔船队到达太平岛后即分东头线、两头线和南头线三条路线分散作业。^[3] 这些调查内容,与《申报》记载相互认证,说明中国渔民的长久居住,虽未能确切考证具体年代,但在该岛及其附近海域生产生活达百余年则是不争事实,这形成了排他性的历史性权利。因居民生产生活的流动性质,政府的管辖方式不同于陆地治理,而采取巡海的方式,“惟距离琼崖较远,一切设施鞭长莫及”。^[4] 《申报》据此指出九小岛国际间确为中国领土,法国出于非法之攫夺,不待调查而明;领土主权之被侵,有玷国体者实大,故国人必须坚决拥护,力争到底,不能以其“僻陋在夷”而等闲置之。^[5]

(三)报道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维权行动以及社会团体的反应

《申报》在对九小岛事件介绍之时,也报道了中国政府的态度。7月16日,该报刊登了“有人访外交部”询问九小岛历史,以及中国政府应采取何种步骤进行交涉之事。外交部称虽尚未接到正式报告,但要调查此事。^[6] 政府守土有责,故无待其他,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事件发展初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这自然为社会所期许,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故《申报》对此进行了多次正面报道:(1)事件发生后不久,中央飭外交部电驻菲领事馆、驻法使馆调查真相,并责参谋、海军两部会商彻查办法。在弄清事件大概情形后,外交部酝酿交涉步骤,并将此意见呈报蒋介石、汪精卫,俟批复后即着手进行。参、海两部还酝酿选派专员,并会同粤方熟悉该岛情形者,乘舰前往调查。(2)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政会)以九岛与华南地理上的关系,即为其管辖,研讨应对办法。7月28日,

[1] 《法国占领太平洋岛屿 向为我国渔民居住地》,《申报》1933年7月15日第8版。

[2] 《中央重视法占九小岛案 令飭参谋海军两部会商彻查》,《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3版。

[3] 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36页。

[4] 《中央重视法占九小岛案 令飭参谋海军两部会商彻查》,《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3版。

[5] 都:《时评:法占粤海九小岛案》,《申报》1933年7月30日第8版。

[6] 《菲岛安南间 九小岛树法旗 向为华渔民居住地 外部查明真相后 再研究应付对策》,《申报》1933年7月16日第3版。

西南政会讨论法占“珊瑚九岛”问题,唐绍仪、陈友仁均出席,两广特派员甘介侯列席。会议议决:“(一)将九岛在粤版图之位置形势及经纬度证据等,详电国府,请据理向法严重抗争,务保领土完整。(二)此案文件之搜集,与安置九岛我国渔民,令粤省府会同甘介侯筹议,并向驻粤法领提抗议。”^[1]随后粤省府令琼崖绥靖委员公署,查明法占九岛真相,由建设厅飭琼崖港务分局,派员前往该岛实地调查。^[2]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慨然“允诺”,各报刊也连续报道,但政府派舰调查仅为宣传,未见切实行动,民众之热切期盼遂而变空。《申报》有一篇评论在此事发端之际,即指出政府调查之事可能渺不可及:“借此在中央与粤方屡传参差之局面下,能有斯对外合作之倾向,不可谓非差强人意之举,然以一国版图证据,犹待临时搜集,已属可异。至搜集何时可以齐全,抗议何时可以提出,胥在渺茫不可知之数。”^[3]

事件发生后,社会团体为此事纷纷上书言事,敦促政府采取切实行动,“琼崖旅京同乡会”请愿之活动尤为显著。《申报》5天之内对此进行了3次报道。该会于8月2日举行同乡会,一致主张通电全国,并推派代表十余人到中央党部、中政会及外交部请愿:“法占琼属珊瑚九岛,谨详陈事实,附呈地图,请飭严重交涉,以全国土,而固南疆。”中央党部、中政会、外交部分别予以接见。^[4]代表又于4日至行政院请愿,5日行政院作出批示,令外交部切实交涉。《申报》可能由于篇幅所限,每次刊登该会消息为200字左右。据文献记载,该会向行政院、外交部请愿函达700余字,向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快邮代电”竟达1300余字,言辞激昂,痛陈领土丧失之害。^[5]该会请愿之后,全国抗议、请愿文电交驰,盖由此而发端^[6],在此过程中《申报》宣介之功不可没。此外,《申报》还刊登南京市工界抗日会呈请市党部转呈中央、上海市商会和总工会电外交部,“力争法占九岛”之请^[7];汕头市政府电南京中央党部及西南执委会、西南人民外交委员会呈请

[1] 《西南政会讨论法占九小岛案 搜集九岛隶粤版图之证据 请国府据理向法严重抗议》,《申报》1933年7月29日第3版。

[2] 《粤省府调查法占九岛真相 建厅拟具管理西沙为岛计划 日本法学家对九岛在研究中》,《申报》1933年8月4日第3版。

[3] 都:《时评:法占粤海九小岛案》,《申报》1933年7月30日第8版。

[4] 《琼崖旅京同乡会 请愿抗争九岛》,《申报》1933年8月3日第3版。在此过程中,琼崖旅京同乡会,以法人变更经纬度,占领九小岛,侵西沙为岛领土,故向政府请愿。8月3日,《中央日报》,《益世报》,除刊登琼崖旅京同乡会上访请愿消息,还全文刊登了该会呈文中央全文。

[5] 《为法国占领琼属珊瑚九岛详陈事实恳请转飭严重交涉借全国土而固南疆由》(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日),琼崖旅京同乡会代表团致外交部函(二),II(1):019。

[6] 据文献记载,较早向当局者通电呼吁的是“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时间在1933年7月30日,该电文中称法占岛礁为“西沙七洲洋诸岛”。但该电未见国民政府回应,也未如后来各地“电请”,再由行政院交外交部“并案办理”之事,且各地报章对该通电未予刊登或转载,不若琼崖旅京同乡会行动影响之剧烈,所以说全国抗议、请愿发端实由于此。《关于法占中国海小岛事》(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国民外交后援会致外交部电,II(1):012。

[7] 《市商会电请外部力争法占九岛 不可再蹈库页岛覆辙》,《申报》1933年8月23日第12版。

西南执行委员会及政委会,要求立即收复九小岛。〔1〕另外,与《申报》关系密切的“申时社”〔2〕,自7月31日至8月22日向外交部8次传递反应该事件的各种国内外信息,以供政府决策参考,其参政之态度值得称赞。

在事件发生前期,《申报》刊载的几篇评论,对当局者行动迟缓颇有微词。该报呼吁九小岛既早已入我版图之中,即不容有咫尺地之丧失,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并指出:我国于此数岛虽仅居渔民,而领土之权则不容被侵,“今法舰突然宣布占领,其形迹殊无异于侵略,则政府当向法方作切实之抗议”。该报指出外交当局事前懵于九小岛之谁属,事后又未明晰法占真相〔3〕,法政府公布占领九岛消息,已过五六日,而我政府犹在“派员勘测”与“准备抗议”之中,而日本方面已表示“严切之注意”,“夫外交上之行动,宜切实而迅速。九岛之地位形势固应详加考察,惟其应以最短时期,完成调查之工作,并提出严重之抗议,实为国人所共同主张,设敷衍因循,则强者之贪欲无限,我国之后患,尚堪设想耶”。〔4〕该报建议政府现“唯一要着”,立即调查我国占领该岛时,有无举行国际法占有领土的表示,如升旗、鸣炮、通告各国等,“如果有案,该岛可立即收回”。〔5〕虽《申报》所述之法律要件,并不适合中国自古以来拥有南沙之事实,但它的理直气壮捍卫主权之言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意之走向。

在法占九小岛经纬度、地理位置已明的情况下,自8月中旬后当局者的态度转而“持重”,外交部除声称调阅以前案卷再作研究外,未采取进一步行动。〔6〕当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来沪时,中央社记者进行采访,他说九岛之事已严密调查,并说:“惟此项工作,殊为困难,外部一俟调查明白后,如确系我国领土,当严重向法提出抗议。”〔7〕迨至后来,外交部始终未对法提出抗议,或采取捍卫主权之有力步骤。笔者统计自当局者态度转“持重”后至11月初,除外交部3次分别致电广东省政府、甘介侯、驻马尼刺(拉)领事馆,嘱其调查的简短电文外,未有任何外交举措或计划,对各方电至外交部的调查资料、抗议请愿、行政院秘书处“并交”的请愿书,也未有任何反应。此时,《申报》8月中旬以后该报与当局者却有着某种“默契”,即不再提出批评,对事件报道的次数也逐渐递减,未再刊登如前之剴切之论了。《申报年鉴》后来解释此问题:我国渔民,既然常至其地,经营有年,中国之先占权,外交部“既尚待研究”;法国所言方位是否可信,海军部亦

〔1〕《汕头市政府电请收复九小岛 某海员提出九岛属华证据》,《申报》1933年8月30日第11版。

〔2〕申时社,即申时电讯社,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私营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上海,由《申报》经理张竹平创办,初办时主要是由《申报》、《时事新报》两报编辑记者,将两报所收的中外电讯摘要编译,供外地有关系的报纸采用,稿件分电讯和邮寄两类。“新闻数字图书馆”,<http://ejm.ruc.edu.cn/readnews.aspx?nid=516>。

〔3〕都:《时评:法占粤海九小岛案》,《申报》1933年7月30日第8版。

〔4〕仲:《时评:再论法占我国南海九小岛》,《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7版。

〔5〕《中央重视法占九小岛案 令饬参谋海军两部会商彻查》,《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3版。

〔6〕《法占九小岛外部继续调查》,《申报》1933年8月21日第3版。

〔7〕《唐有壬昨晨到沪发表谈话》,《申报》1933年8月19日第14版。

未派舰前往,致使“交涉遂无进展”。^[1]实际上,当局者对此事因循彷徨,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中国新闻界遂无声息了,这是《申报》等报刊报道态度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

二、法日之间为九小岛问题进行的交涉

当中国在外交上瞻前顾后之时,法日对九小岛展开了交涉和争夺,双方的着眼点主要是战略上的考虑,即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企图扩大在南海的地缘利益。《申报》刊文指出,法国在远东之势力的扩张,以安南为主要根据地,九小岛和西沙位于新加坡及香港航线之中途,被视为安南“屏障”,从法国侵占九小岛及觊觎西沙群岛来看,它有控制南海海权的企图。“若由广州湾之经营,而使雷州海南之膏腴(广州湾在雷州半岛之东),与榆林港湾之雄胜(在海南岛之南端,日俄之役波罗的海舰队曾泊于此),悉入于法国势力之掌握,则今日九小岛与西沙群岛之沦陷,犹我西南边患之小焉者耳。”^[2]法国为掩盖战略企图,对外声称对九小岛之占领,仅为航行上的便利考虑,如设置航海标识,某些法国学者欲盖弥彰地辩称,法之行为“绝无帝国主义意味之占领”,对此《申报》的新闻标题以质问口气说“果无帝国主义意味耶”。^[3]实际上,法国的真实意图在当时法文报刊中是有所承认的:“惟倘某一国能获得操纵中国海之权,一旦发生战争,吾人海上交通之安全,将被断绝。”^[4]正是担心其他列强占领此地,威胁其利益安全,故法国先下手为强,但却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其程度远超主权国——中国之上,此后两国唇枪舌战,外交上折冲樽俎。

(一) 日法正式交涉之前的舆论交锋

法占九小岛时,已考虑到日本的反应,为此在公开发表政府公告前照会日本。7月24日,法国照会日本驻法国大使长冈春一(Harukazu Nagaoka),声明通过“先占”方式取得南海九小岛,两国之间的交涉遂由此而发端。不久,日本外务省以该岛曾有日人“居住之事实”,声称在未调查各种事情以前,“保留承认之回答”。^[5]日本商人闻讯后纷纷向政府陈述“理由”,要求该岛之权利,制造“先

[1] 《申报年鉴社》编辑:《申报年鉴》(1933年),第33页。

[2] 《时评:西陲危机之延扩(二)——由法国方面观察》,《申报》1934年3月30日第5版。

[3] 《法国占领粤海九小岛 果无帝国主义意味耶》,《申报》1933年7月30日第8版。1933年7月28日,法国记者圣普里斯发表文章《绝无帝国主义意味之占领事件》称:“法国起意占领该各岛,系因举办航海设施,安置浮标,以便航行起见,则以该处满布珊瑚小岛,航行极危险也。法国此举,有关公共利益,绝无设立新海军根据地之意。法国在中国海内已有属地,无事他求,世人即欲颠倒黑白,实亦无所施其技,则以此举绝无帝国主义意味。”

[4] 《法国国旗飘扬于未被占领之小岛上》(法文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460-04。该文刊登在法文一期《画报》上,然而档案资料并未说明《画报》出版的时间,据文章叙述内容推测,应在九小岛事件发生之后。

[5] 《日本亦与法争夺珊瑚岛》,《申报》1933年7月29日第8版。

曾占取之空气”，“理由”有二：一是桥本圭三郎（Hashimoto Keizaburo）曾于1918年10月7日要求日政府占领该岛；一是平田末次（Hirata Sueji）“曾于岛上经营一矿，并曾名该岛为‘平田群岛’”。^[1]日人之说有其荒谬之处，平田曾于1917年到南沙部分岛礁探险，但未对岛礁进行开发^[2]；其命名为“平田群岛”者，乃是此前探险西沙后，对之的擅自命名。

可能日本意识到上述理由缺乏说服力，故动员各方力量搜集证据。到8月初，日本的重要“理由”才出现，即拉萨磷矿公司（Lhasa Phosphates Company）1918~1929年在太平岛、南子岛投资开采磷矿之事。《申报》根据8月4日东京日联电，刊登消息说，日本外务省与各方面联络调查九小岛问题，决定以如下两点对法提出抗议，主张日本“领土权的根据”：（1）法占九小岛之中，四岛上有日本磷矿公司采掘磷矿的事实；（2）在该岛附近从事渔业者，以日人为最多。从上述两点可见“日本与九岛有密切关系”。^[3]《申报》刊登此消息内容，与日本国内消息报道有所不同。根据《东京日日新闻》8月4日消息，日本外务省于8月3日，发表关于九小岛事件的正式声明说：外务省近来与海军省举行种种协议，并再行调查，其接洽已终了，故外务省于8月3日正式声明，认为拉萨磷矿公司“所主张之六岛”，是日本先占之事实，且政府有保护日人财产权之必要；同时，诸岛有军事、海运上的重要性，所以对法国政府之领有宣言，日本政府保留某种权利，并将与法国政府就此交涉。^[4]该声明不是对法之抗议声明，然而却引起了法国政府的注意。

中日两报刊登的消息虽有所不同，但都涉及拉萨磷矿公司在九小岛的活動，而其活動为日本主张领土权的重要理由，在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该公司在南沙的活动，来看日方所述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日本认为“四岛”或“六岛”上有日人采掘的痕迹，但各岛所指为何，却语焉不详，而两报或日本国内其他报刊也未予述说。日本学者浦野起央（Urano Tatsuo）在研究日人早期开采南沙磷矿之事时指出，1918年12月至1919年1月拉萨磷矿株式会社（拉萨磷矿公司）派遣的小仓卯之助（Okura Unosuke）到南沙的“探险队”，“发现”北南二子岛（北子岛、南子岛——笔者注，下同）、西青岛（西月岛）、三角岛（中业岛）、长岛（太平岛）有丰富的磷矿。为了确认此次考察结果，1920年12月，该会社又派遣副岛村八（Fuku Shima）组织的“探险队”到南沙，不仅确认了上次考察结果，还发现中小岛（南钥岛）、南小岛（鸿庥岛）、西鸟岛（南威岛）、丸岛（安波沙洲）也有丰富的磷矿。日本通过两次“探险”，共发现9个南沙岛礁。该会社为在上述岛礁进行开发活动，当时“曾非正式向外务省、海军部提出将上述岛屿并入帝国领土，由于诸

[1] 仲：《时评：再论法占我国南海九小岛》，《申报》1933年7月31日第7版。

[2] 《新南群岛之占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460-04。

[3] 《法占九小岛事件 日方越俎代谋 根据两项理由 决定对法交涉》，《申报》1933年8月5日第6版。

[4] 《为法占九岛事》（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 欧字第一四五七号），外交部对驻马尼刺（拉）总领事馆指令，II(1):041。